



Blue Moon
L'Hypothèse du désert

[法国]多米尼克·西戈著

李建英译

沙 漠 之 谜
蓝 月 亮



沙漠之谜 蓝月亮

〔法国〕多米尼克·西戈著 李建英译

L'HYPOTHÈSE DU DÉSERT
BLUE MOON



译林出版社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漠之谜;蓝月亮／(法)西戈(Sigaud.D.)著;李建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8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L'Hypothèse du désert/Blue Moon

ISBN 7-80657-408-5

I. ①沙... ②蓝... II. ①西... ②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6981 号

Copyright © ×× by Gallimard, 1996.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089号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协助,谨致谢意。

书 名 沙漠之谜/蓝月亮
作 者 [法国]多米尼克·西戈
译 者 李建英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Gallimard,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南京博览照相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扬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81 千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408-5/I·322
定 价 (精装本)13.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多米妮克·西戈夫人是法国的新一代作家，她的主要作品有《沙漠之谜》、《蓝月亮》、《无故者》、《阿尔及利亚散记》、《生活在那边，就像戈壁上的一条枯河》等，此外，她还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她当了十多年的记者。作为一名不属于任何一家新闻社的独立的记者，她不仅为《新观察》等法国新闻杂志撰稿，同时还为比利时、瑞士等国家的新闻报刊撰稿。《沙漠之谜》是多米妮克·西戈夫人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 1996 年。《蓝月亮》出版于 1998 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走近了多米妮克·西戈夫人。1997 年，我给来华工作的法国冷冻专家伊邦先生当翻译。工作之余，我们谈到文学的时候，他向我推荐了他的女儿多米妮克·西戈夫人的《沙漠之谜》这本小说，说是有关 1991 年海湾战争的。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法国是多国部队的成员之一，法国作家笔下的海湾战争是怎样的呢？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呢？另外，我想也许小说中写了一些有关这场战争的鲜为人知的细节，如果能读一读，肯定会大开眼界。带着这种好奇的心理，我急切地希望读到这本小说。

伊邦先生回国后，很快就给我寄来了《沙漠之谜》这本小说。然而，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之外的是，这绝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关于战争的小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本小说体裁的哲学著作。

读完了之后，合上书，读者不会不去思索有关战争、爱情、生与死的问题；虽然，千百年来有关战争、爱情、生与死的问题已由人们讲得过多过滥了，然而《沙漠之谜》让你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另外，小说的结构、叙述的手法也让人耳目一新。所以，《沙漠之谜》一问世即引起读者和文学出版界的普遍关注，法国各大报纸、文学杂志争相报道，《世界报》、《费加罗报》、《十字架报》、《人道报》、《读书杂志》、《文学杂志》等都发表了该书的内容介绍和批评文章。《世界报》称之为“一本令读者永远难以忘怀的书”，“读过这本书之后，你会在你的衣袋底，在你的衣服的夹层里找到几颗无限温馨的沙粒，或许还会有几颗大的粗糙的散落在你床单或床罩的褶皱里”。地方报纸说这是“沙漠里盛开的玫瑰花”。小说出版后的第二年，即 1997 年，《沙漠之谜》在法国获得五六项文学大奖，如“吉伦特”文学奖，这是专门为新作家的第一部小说而设立的奖项，此外还获得“阿兰·傅立叶文学奖”、“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文学奖”等。该小说还于 1999 年被美国著名文学杂志《洛杉矶时报》的副刊《书评》评为该年度在美国出版的最佳图书。我想这样一部好小说没有理由不介绍给中国读者，于是我就试着将它译成了中文。事实上，在此之前，《沙漠之谜》已被译成了英语（而且有英、美两个版本）、德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挪威语等多种文字，在世界的主要文字中，这本小说只缺中文的版本了。

在译完了《沙漠之谜》之后，我又读到了她的《蓝月亮》。这一读，我又为多米妮克·西戈夫人的小说的艺术魅力所折服。这部被评论界称为“死刑犯的赞歌”、“死之舞蹈”的小说，以其真切的感情、动人的故事和独特的结构，征服了无数读者。在《蓝月亮》这部小说里，多米妮克·西戈以小说大师的手笔，通篇讲述的是苦难、种族歧视、美国的劳改机器。小说的主人公阿阿隆·罗宾是个黑人，他因强奸并杀害了一个白人而被判死刑，他在死亡走廊上度过二

十年。生活中有两种类型的死刑犯：一类是无辜而被生活判死刑的人，一类是因谋杀而被判死刑的人。小说的主人公就死了两次：一次是童年被他的父亲强暴的时候，一次是 1997 年 6 月 17 日 0 时 25 分被执行极刑的时候。《蓝月亮》直接而不加修饰地发出一个强烈反对不公正的声音，然而这部小说又不是简单的辩护词。

鉴于《蓝月亮》的主人公也是当今的美国人，这两部小说的内容又相近，写作和出版的时间也都相差不远，并都由法国第一大出版社——加利马出版社出版，因此可以说，《蓝月亮》是《沙漠之谜》的姐妹篇。我在翻译这两部小说的时候，常常是眼含泪水，握笔的手发抖，尤其是在译《蓝月亮》的时候，如果有人敲门，必定心惊肉跳！因为我也有一个小男孩，也身为人妻。凡是母亲和妻子，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阿阿隆那样的命运，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当兵上战场，这也就是这两部小说的作者多米尼克·西戈夫人所说的人类的共性。作为这两部小说的中文译者，我希望这两部小说能带给读者一些人生的启示，能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一些借鉴。

译 者

2001 年 12 月于安庆

战争已经开始了。再也没有人知道在哪儿打，也不知道怎么打，然而仗是又打起来了。如今它就在你的脑后，正张大着嘴巴，喘着气……仗一打起来，那就谁也不能坚持到最后，无人能幸免。

勒克莱齐奥：《战争》

目 次

译 序	1
沙漠之谜	1
蓝月亮	137

沙 漠 之 谜

第一 部

1. 战败者(I)

他们的坦克烧焦了。在阳光的照射下，他们被烧毁的坦克在沙地上投下了一片片阴影。在那些阴影里，躺着一些人，他们眼睁睁地盯着太阳。在沙漠中除了看太阳，其他还能看什么呢。

最近几天他们的头发陡然变白了。他们彼此之间不交谈，谁也不说一句话，都在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家；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何时能回家。

岁数最小的那些士兵在来回踱着步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不敢把目光投向那些年长的士兵，尤其不敢看他们的脸，因为从年龄上讲，这些年长的士兵或许可以做他们父亲了，他们惟恐从这些可以做长辈的人的眼神里看出对生活太多的逆来顺受和厌倦。

他们现在的处境是与世隔绝。身处在这种地方，没有人会看见他们，也不会有人想到他们，这一点他们心里十分明白。他们还知道，他们这些人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无足轻重，不足挂齿，死后除了自己的家人或邻居什么的可能会记挂他们，其余再也没别的什么人会记挂他们了。目前在战争中是这样，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他们从来不被人惦记。然而战争之前的情况与现在不一样，那时他们的生活范围是自己的家或离家不远的地方，他们和大家一样，生活中没有比别人更多的忧愁，也没有比别人更多的快乐。此时此刻，假如周围或者附近的什么地方有人想像一下他们目前处在什么位置，或许他们就有救了。然而他们知道这是空想，谁会在

乎他们呢？

这是他们从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感悟之一。他们当中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担心自己会死于这场战争了。

他们想像着往回撤退时非要经历不可的艰难路程。那是多么遥远漫长而让人难以忍受的路途啊！和前不久往沙漠里挺进的时候一样，他们要再一次经受烈日、风沙、疲惫的折磨，还有寒冷的夜晚，那些夜晚总是令人感到极为短暂，还有那不时传来的命令……现在大家都口渴难忍，但是部队缺水，缺食物。

夜幕降临了，他们开始挂念起那些开小差的人。飞机向他们投下大量传单，劝他们尽快投降，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看了那些传单以后就开小差离开了部队。如今他们不知道那些开小差的人身在何处。传单上说，只要投降，他们什么也不用怕。但是有人肯定地说，那些人投降之后受尽了折磨，而后被处死了。然而他们不知道真实情况是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那些开小差的人逃跑时说，他们再也不愿意去送命了。实际上成千上万的士兵早就这么想了。年纪稍长的那些士兵又一次计算着在上一场战争中丢失了多少好男儿，他们一边计算着一边心里纳闷起来，为什么眼前的这些孩子现在还要去白白地送死呢？他们的命运怎么和上一代人如此地相似？还有一些人却这样想：既然自己的生命不值钱、对谁都不重要，那为什么还要去做无谓的牺牲呢？即使要死的话，自己家乡的房前屋后有足够的葡萄树，也没有必要死在这儿。他们眼下什么都没有，看不见葡萄树，从今往后，只能活一天算一天，生命里所剩下的日子就是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全部。

他们明白，即使他们的生命一钱不值，但如果向敌人投降，那也会丢尽脸面的。但是他们又说，这场战争早已成为一场不体面的战争，一场充满谎言的战争了。

他们被派送到前线，任务就是去送死。他们上战场仅仅是为了送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葬身于沙漠，正在沙土下腐烂发臭。

战争一开始，他们奉命向沙漠挺进，部队长驱直入，直到确信他们的大炮能打到对方边境的地方才停下来。他们挖了一些战壕，然后就开始等待，一等就是连续好几天。

食物开始定量供应。他们常常不得不在一个固定的位置纹丝不动地连续呆上几个小时，只有在夜间才可以稍稍活动一下。过多的黑夜，过久地待命，使他们开始思念起家乡爬满房前屋后的葡萄藤，思念甜洋葱的香味，他们想着想着心底里就涌起了烦恼和恐惧。于是他们就开始想像胜利时的情形，试图以此来把这些胡思乱想的东西赶出脑海，但是越想越想像不出胜利是个什么样子，反而越想越发感到恐惧了。

他们更加频繁地观察头顶的天空，感觉天空越来越低沉、越来越黑了。现在他们毫无睡意，越是犯困越是睡不着，无奈之中他们只好开始低声交谈起来。

他们先谈到家乡的街道，自己的孩子，从前平静闲适的生活，继而又谈到恐惧和死亡。谈着谈着，一个个都变得激动起来，都说决不能死在这儿。然而，这时战斗打响了，他们遭到了沉重打击，伤亡惨重。

2. 沙漠中某地(1)

战争结束了。沙漠中躺着一个男人。他死了。

边境的另一端是战败国，尸横遍野。有的尸体支离破碎，也有的尸体完好无损，那些完好无损的尸体颇使人们感到诧异；有的尸体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永恒地注视着远方，也有的眼皮耷拉着，僵硬的手仍然死死地抓着泥土；那些尸体当中没有妇女的尸体，妇女死在别处，死在村镇上或别的靠近村镇的地方；也没有小孩子的尸体；这里全是青壮年男性士兵的尸体。这些战死的士兵，有一些刚刚长大成人，看上去一脸的稚嫩气，另外的一些看上去也年长不了多少。所到之处，处处弥漫着腐烂的尸体散发出来的浓重的刺鼻臭味。有的地方，尸体横七竖八地排成一大片，把大地严严实实地遮盖住了，远看就像蒙上了一块地毯。

太阳已经使这些尸体的表皮开始腐化了，高温先使肉体膨胀，阳光把皮肤晒黑，晒成青紫色，然后使肌体变形，腐烂化掉。他们厚厚的军服烂起来要慢一些，不过总有一天，在他们倒下去的地方，除了一些破布、尸体的残余物和一些稚嫩的白骨之外，不会留下任何标记。

没有人来为这些尸体拍照，因而人们将来最终会以为他们不曾来到过这个世上。首先是屠杀他们的人，第一个把他们忘却了。不过在那些屠杀他们的人当中，可能有个别年轻的屠杀者，在黄昏，会极不情愿地想起他们。因为黄昏令他们产生一些辛酸的回

忆，使他们回想起在战争中度过的一个个难眠之夜：在战斗打响之前，他们在沙漠中原地待命，那时的夜晚他们觉得既潮湿而又漫长，夜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煎熬着他们的神经，几乎把人逼向发疯的境地；而鏖战阶段度过的那十几个夜晚，夜夜都令人心惊胆战，不能入睡。惟一还会想起这些死难者的，只有日思夜盼苦苦等待他们回家的亲人们，只有他们的亲人很久以后也不会忘记这些被孤独地埋入沙石坟墓里的人。然而即使这些有亲人埋葬的死难者也没有留下相片。

沙漠中孤零零地躺着一个人。他两只胳膊分开，前胸对着太阳。这个人看上去与其说死了，倒不如说正躺在那儿休息。他的两个嘴角向上翘成微笑状，两眼在阳光照耀下时不时地放着光，这些看上去更使人觉得他像个活人。然而，事实上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在同一个位置上已经好几天了。

边界线在沙漠的另一端，离这儿有好几公里远。这个人现在躺着的这个地方外国军队仅仅曾从此经过而已，这里既没有驻扎过部队，也不是战场，而眼前不知从哪儿冒出这么一个军人，一个外国军人！

在这个横躺着的人的四周，除了这里那里的几簇因缺水缺养分而发黄发枯的草丛外，只有自北向南覆盖着大地的黄沙，其他没有别的生物。一座座沙丘被太阳染红了，太阳在沙漠上投下的那一抹殷红，就像从尚未愈合仍在淌血的伤口中流淌出的鲜血。不管什么样的生命，在这空旷荒芜、没有生命气息的自然条件下，都会有被击垮的感觉。而他呢，已经被击垮了，是个横卧着的死人，从今往后可以永久地静心了。

这具尸体是阿里·本·法卡尔在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天无意之中发现的。这天早晨，他一觉醒来，发觉天空湛蓝湛蓝的，而且觉得